通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導師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 經師 導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笠慧達一　釋慧元二
釋慧力三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笠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田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礼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礼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十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頭望見此剎稍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瓜甲及一髮髮中長數尺

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瓜甲及一髮髮申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乃周敬王時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竪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尒後年許有臨海渙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取送縣表上上臺勑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乱藏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覔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礼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剎史表晉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

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
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晉
簡文帝勑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
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
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厲後東遊吳
縣礼拜石像以像晉將末建興元年
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
疑為海神延至祝以迎之於是風濤
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
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
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
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
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
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遥見二人
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
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
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
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礼未
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礼拜鄮塔此
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
蹠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
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
田漁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
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
不知所之

田渙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顗復加開拓達東西覲

礼屢表徵驗精勤篤勵終年无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為人性善喜愠无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為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飡蔬幽遁永離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頭陁修福至晉興寧中嵇乞陶處以為凡官寺初摽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摽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從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摽置東力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寺立後三十年當為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康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勑楊法尚李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

十都无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
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勑楊法尚李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
道所製五像及戴顒所治丈六金像
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无如
之何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也乃
辟胛肥耳既鑢減辟胛而面相自滿
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
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
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
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
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
寺人擲樗所著屐輒有光出怪令掘
之得一金像含光趺長七尺二寸謐
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
末送出凡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
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
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
欲就王乞立一間屋屐未敢發言且
向守園客松期說云王家之園恐非
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
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
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
化為刹柱受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

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
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為

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弥試至新亭江尋

覓乃見一長木隨流来下受日必是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竪立為剎架以一層道俗竟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闡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人少来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迂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纂如故无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絶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

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顗冨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逭製文翼同遊曇覺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蒨並東岳望僧咸共慙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曾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為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凡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摸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干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楠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會方丈許銅色燋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煞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煞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摸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

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

獲免還開摸見像胷前果有燋沸洪

後以告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船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虵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持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厝銅既多十分取一而舫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噬壺中有一鰋䱇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餘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

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諸及張寅等籍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礼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弥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絶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禀後被勑為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為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攙撓法師眷屬有須悉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後山粉見形詣敬見謝愆失云部屬
不解撓撓法師眷屬有須悉皆平復

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
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
褭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
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
携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懽樂方未央言
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
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
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
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
事而捜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
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
梁州仍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
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强捍
善能主極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
西遊備屬靈異乃擔欲忘身往觀聖
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
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到于闐欲度
葱嶺值棧道斷絶遂於于闐而反獲
佛牙一枚舍利十五尊并觀世音滅
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兹國金鎚鏁
象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佛牙在烏縄國自烏縄來芮芮自來
梁土獻賣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自

罪呪及諸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鎖銀
象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佛牙在烏縄國自烏縄來芮芮自來
梁土獻賣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自
礼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
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軌瑯琊王肅
王融吴國張融張緤沙門慧令智藏
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誡訓獻以永明
之中被勑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
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
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勑三
吴使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戒
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習律撿不竟
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
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
豆鍾荅貧道比昔氣帝嫌之乃問尚
書王儉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
稱正殿坐不儉荅漢魏佛法未興不見
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皆
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礼而尋竟不行
自尒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
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
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尒沙

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

龕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
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尒沙
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
末年卒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
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吴興沈
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
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
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
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
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
坐前開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
意常誓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
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
中央有如佛餤光之形上有蓁樹曲
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輙見光明
煥炳聞弦管歌贊之聲於是聳爐發
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
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
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疎
鑿移年僅成面撲項之護遘疾而亡
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
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淑蔡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
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吴郡陸咸

臨終擔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

淑蔡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羈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預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域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荅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豁尒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勑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擔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鎣磨將畢夜忽當万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万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

克成鎣磨將畢夜忽當万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万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万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寘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皆稍療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為僧主止京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左稱寂州境或應有灾祟及僧左横延豐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万夫竟不能致齊初兖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駈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師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偽臺誣以助乱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至心誓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

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至心誓曰衆僧无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礼而閑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勑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庄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銅融寫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贊及至開摸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

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
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
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
像素既成比丘道拙常夜中礼懺忽
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
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摸有禪師
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
開頂俄而遥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
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
化勑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
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
有埃塵及明將遷像邊有光燄上下
如燈如燭并聞椎懺礼拜之聲入户
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
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
督治檣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
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
之瑞自慈河以左金像之寂唯此一耳
論曰昔憂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
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
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衣影
二臺皆是如来在世已見成軌自取
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剎興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
跡鉢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

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壺淫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尒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鐫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疊釋迦於是凉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奥盛夫法身无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憮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庾為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慰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抄慧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為之通感僧護著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光宅文九顯曜京畿木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涌而無窮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日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佛身則法身應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辟猶鳥備二翼儻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贊曰真儀拚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慈者依現奇表極顯瑞矜威巖蔵地踊水泛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絶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咎諫擔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徽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尔後誦

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氣索水洗漱亡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

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尔後誦經數十万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伏亦戒行清高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礼籥特禀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喉哢弄雖復東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籥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无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无嘉末卒

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

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聲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為梵唄長齊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尋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禀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万言每夕諷詠輒聞閭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関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伍昂瞻鈍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乃八閑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伍昂聽
鮑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干雲莫

不聞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
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
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
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
好玄儁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
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
有无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
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
初止祇洹寺後移烏依寺及范曄被
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衣
物悉營塋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
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
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
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凡
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竟遷
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
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
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
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
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
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
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

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携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並无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光喜騁飛聲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之在新亭劉紹宅齊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鵲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寂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

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
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憑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渊寺巴漢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佳足因製造銅鍾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鍾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曹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倫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寂長妙於是命慧徵僧業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僧胤慧豫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陳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无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斡 爽快研磨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編善還國品

釋曇辯 一往无奇弥久弥勝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斡 爽快研磁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編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恬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峽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哀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贊為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奥妙故奏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贊於管弦則稱之以為唄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懽喜是以般遮弦歌於石室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贊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

以般遮弦歌於石室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其間隨時贊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无相之旨奏於篪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竽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贊故咸池韶武无以疋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爲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渙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建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仿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

例存仿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姿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踡蹐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霰霰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皇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傾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命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悅忽聞之但益瞻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煞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敝掠足以逸揚敷言治養神

則流靡弗窮張唄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昔諸天贊唄皆以韻入弦管五衆既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為妙原夫梵唄之起亦兆白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睒等因為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簫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弥小兒牙相傳校讐昔成規殆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

論末

唱導第十

時沙弥小兒牙相傳校讐昔成規殆
无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

論末

唱導第十

釋道照一　釋曇頴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群典以宣唱為業音吐寖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呂如来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久之齋竟別賜三万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為門師宋元嘉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釋曇頴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万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絶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辞吐流便足騰遠理頴嘗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
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常

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見一虵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
鼠子從屋脫地涎涕沐身狀如已死
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涕
以傅癬上所傅既遍鼠亦還活信宿
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虵之與鼠皆是
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弥堅
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寂所知重後卒
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舟陽人出家止凡官寺讀覽
經論涉獵書史衆妓多閑而尤善唱
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
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咸質
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
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
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
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
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為逆帝悅之明
且別賜一万後勑為京邑都維那大
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弭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
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无盡嘗為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去礼竟帝勑奚謂宗

釋曇宗姓雒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无盡嘗為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汝弼湯武亦云万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恩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取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愴良久賞異弥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睒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无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来所習皆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翦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荆州求覔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焉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曰將導群

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

請遂從命焉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无有導師王謂光曰將導群

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為舜願必自
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
處衆輙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
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携光同行及景
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
曜以求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
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
善即勑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
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
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岩
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衆說法梁
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
乃南歸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无
艇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芬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

即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芬

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勃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兖儒以事聞之王賛成厥志為啓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嚮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廄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閑心寺有釋僧喜亦唱說振譽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已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勑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禀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流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預聞者皆流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
止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
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
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
梅根治監有施慎民遂偏當其貧願
乃訴求分罪有盲免慎民死除願為
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
妓及蓍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
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
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殼沈慶微時
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
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
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
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
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
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鏁謂奴曰君是
下人乃蹔得免耶帝異之即勑住後
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
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
龍飛宗殼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五
戒之師會譙王搆逆羽檄嶺南殼以
諮願願曰隨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
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赦

果如願言殼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諫亦然願後與

詔願願曰陛下誤殺人今太白犯南
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慰

果如願言穀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願諫亦然願後與
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
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庶
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
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詐莱食願荅莱
食已来十餘年帝勅直閤沈攸之强
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
願雖形同俗人而抵心禪戒未嘗戲
節有頃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
六年挍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
願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
憂每以諮願願曾後七月當定果如其
言及高　帝即位事以師礼武帝嗣
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
乞還鄉至鄉少持
勅旨重疊願後出態在湘宮鑾駕自幸
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
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
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礼而立乃謂願
曰葹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
昔菩薩八万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
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

日葉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
昔菩薩八万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
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
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礼願往
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万
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礼
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飴魚鳥
或貨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
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率自心
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
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
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
飯蘿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
下風煙燄必及弟子欲舉願出寺願
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念
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
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
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
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即得
入道履操氷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
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
宣王厚相礼待鏡擅心弘道不拘貴
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
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

宣王厚相礼待鏡揞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城寶與者闇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傾衆動物論者後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諸緣或傍引辭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輙自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齊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頴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驚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為用也辞吐後發適會无差

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横逸才之為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史博之

語无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為用也辞吐後發適會无差

辯之為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横逸才之為用也商搉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出家五衆則須切語无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須叙引俗典綺綜成辞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辞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関初夕旋繞周行烟盖停氣燈惟靖燿四衆專心又指緘默尒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无盡談无常則令心形戰慄話地獄則使怖涙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来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戚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尒之時導師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

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鍾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尔之時導師之為用也其閒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接新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習致使魚魯淆乱屠璞相疑或時礼拜中閒儀跡忽至既无宿蓄恥故屈頭臨時抽造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絶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